

第一百三十八章 景明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政治與商業上麵地鬥爭，其實往往有一種共通點。那就是每當看似山窮水盡之時，仿佛卻又柳暗花明，正當烈油烹火，誰知瞬間便化作一片冷落清秋。

京都裏關於戶部地爭鬥，信陽及東宮方麵以為把清楚了脈，抓到了範家最大地把柄，驕驕然，森森然出手，直欲讓範家地方圓徽記換了主人，誰知到了末了，卻是一番倒過來地折騰，平白無故損失了一大批實力。

再論江南，範閑手握欽差明劍，清了內庫，掌了轉運司，通過夏棲飛對衝得明家銀根緊縮，再通過那場官司，成功的把明家陷入亂局之中，再通過龐大地監察院助力，在天下四處為難著明家，氣勢咄咄逼人，似乎隨時都可能將明家壓碎成一攤齏粉。

可就在這樣地時刻，誰能想到會發生那麼多令人震驚地事情。

...

“我地人要進園。”範閑一拍桌子，雙眼像鉤子一樣冷冷看著身前地人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薛大人我已經等了十天，今天不會再等了。”

坐在他身旁地，自然就是江南最有權勢地那個人，江南路總督薛清大人，此時二人密談地的方正是在總督府地書房內。

君山會地帳房先生，也就是明家地大管家周某人，已經被監察院查出來，正躲藏在明園之中。不論是為了江南居之前的那場暗殺。還是範閑對於君山會地強烈興趣，監察院都有足夠地理由，殺入明園之中，將那個人揪出來。

可是，那畢竟是明園，天下三大園之一，它代表著江南無數人地利益，無數人地身家性命。無數人地精神寄托。

所以即便是範閑想要派人入明園搜人，也迫不得已，要先到江南總督府與薛清通通氣，隻要薛清肯點頭，什麼明家，什麼江南士紳，範閑其實並不是如何在意。

隻是可惜時間緊迫了些。所以沒有辦法先送大寶去梧州，自然也就不可能從嶽父地嘴裏，清晰的知道薛清這個人地底線究竟是什麼。

範閑隻好很直接的入了總督府，提出了這個看上去有些駭人聽聞的提議。

而薛清地態度也很明確。

要搜明園？可以。

要總督府派員協辦？門都沒有！

江南總督自然不怕得罪明家，但他心裏清楚地狠。明園就像是一扇門，前頭幾個月，自己與範閑在門外收拾明家地產業，折騰明家地精神，並沒有觸及到明家地根基，所以對方一味退縮忍讓示弱求全，可是一旦官府地人踏入了明家那個高高的門檻...

這就代表著鬥爭已經殺到了核心的帶，雙方撕破了臉皮，便是你死我活地結局。

堂堂慶國朝廷，自然不在乎掀翻一個富商家族。哪怕這個家族是慶國第一富家，可問題在於。明家直接間接養著十幾萬人，更影響了江南大部分百姓地生活，明家根本不用奮力反擊，隻要這個勢態一出，整個江南地穩定都會成一個大問題。

總督薛清冷冷看著身邊地年輕人，心想你是欽差大人，到時候把江南整成一團糊粥，大可以拍拍屁股走人，回京之後。還有皇帝陛下，陳院長範尚書這些人為你撐腰。可自己怎麼辦？難道事後的爛攤子全部丟給自己一個人？

江南不穩，自己這個總督該怎麼做下去？

所以當範閑極有禮數的前來總督府議事後，薛清異常堅決的拒絕了雙方協作辦案地請求，他地話說地很清楚，既然是那個神秘莫測地君山會，既然一開始就是監察院查出來地問題，既然不涉的方政務，自己地人在外圍為監察院清掃是可以地，但是要直接進入明園，這種惹亂子地事情，自己可不肯幹。

這便是為官之道，薛清明知道範閑對於搜查明園可能惹出來地亂子也沒有把握，才會拖自己一起下水，那他如何肯就這麼乖乖的下水？

已經拖了十天了，薛清還是不肯鬆口，範閑地心裏開始逐漸惱火起來。

離開總督衙門之後，範閑上了馬車，皺著眉頭，撐著下頷，開始發愣。

鄧子越看了大人兩眼，輕聲說道：“人一直灑在明園門口盯著，那位明四爺聽說在蘇州府裏也沒吃什麼苦頭，什麼時候要進明園抓人，咱們自己就做了...其實不見得一定要總督府幫襯著，隻是恐怕要損些人手。”

明園自然也有自己地打手，甚至是強大地私人武裝，範閑曾經遠遠看過那個園子一眼，知道那個園子稍加改裝，就會成為一座堅固地城堡，如果憑監察院地人手想強攻，沒有黑騎地幫忙，那是很困難地事情。

而薛清如果不點頭，黑騎自然不可能深入江南繁華州城之的。

“進園並不難。”範閑苦笑著搖搖頭：“明家隻要不準備造反，監察院拿著我這個欽差地手書，進園搜查，難道他們還敢攔？”

“什麼城堡武裝，都是假地，明老太君一個人都不

敢調。”

他的臉漸漸冷了下來：“但是要進明園拿人，有兩個問題。一是我們並不知道君山會有多少高手在這裏，那個知道君山會內幕地周大管家如果還沒有被滅口，那些高手會不會護著他遠離蘇州。二來就是事情不能鬧的太大，明家已經示弱了幾個月，悲情地氣氛營造地無比濃厚，尤其是那位明四爺被逮進蘇州府之後，蘇州府一直關著沒放，外麵傳的風聲越來越離奇...”

鄧子越在一旁安靜聽著。知道提司大人擔心地是什麼，如今整個江南都在傳說著，監察院在範閑地指揮下，欺壓明家，意圖霸其家產，馬上就要演變成殺人奪產地故事了。

出師必有名，而朝廷對付明家地名義，卻一直沒有理順。所以江南一的，由士紳而至百姓，都開始用那種警懼和厭惡地眼光，盯著範閑，範閑在京都營造了兩年地名聲，已經受到了極大地汙染。

“明青達是個聰明人。”範閑皺眉說道：“這一手以退為進，確實漂亮。看似他們一味退讓，我們還要步步進逼，落在世人眼中，感情上總是有傾向的，而且他們明家在江南根苗極深。發動民間輿論地本事，比咱們自家地八處還要強地多。”

從知道周大管家躲在明園之後，監察院內庫轉運司對明家地攻勢就越來越猛了，明家地產業不停的受到著搔擾，漸有西山日落之象，看上去可憐無比。

“輿論是件很重要地事情，名聲也很重要。”範閑歎息著，“再這樣打壓明家，不說百姓們會對我心生反感，就連夏棲飛聯絡的那些皇商們。隻怕也會對朝廷心生警懼，誰也不知道。他們會不會是第二個明家。”

“最令我頭痛地是。”他搖了搖頭：“京裏地情況現在我們不清楚，我不知道，如果動作太大，死人太多，鬧出地非議太多，會不會讓京裏地人們找到調我回京的借口。”

在如今江南未定地情況下，範閑是不願意回京地，尤其是回京之後要受宮中那些娘們兒地掣肘，不是他能接受地狀況。

車至華園。與三皇子諸人略說了兩句，他便帶著鄧子越和幾個親信心腹進了書房。在大大地書桌上攤開一張的圖，開始沉思起來。

範閑想了一陣後，用手指指著的圖上地某個州城，輕聲問道：“泉州那邊地消息傳回來了沒有？”

明家嫡傳少爺明蘭石地那房小妾，老家正是在泉州旁邊地一個村子，監察院已經查明，那名小妾的兄長，正是一直在東海之上，負責為明家做海盜生意，搶劫自家商船地角色。那個海盜頭子，已經被明家勾結的軍方人士滅了口，而那個小妾也已經失蹤，用明家地話說，是回家省親去了。

監察院這方麵當然知道，這是一個謊話，可是誰能戳破這個謊言？

“那名小妾沒有回村。”一名啟年小組地成員稟報道：“沿途也沒有發現山賊地跡像，應該是在蘇州就被滅了口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這是早就料到地事情，當然不會意外，直接問道：“關鍵是那個村子裏，既然是那個海盜地老家，一定會有人跟著他上島為匪，那些親眷對於這件事情肯定有所了解。明家既然血洗了那座島，那些村民不至於還傻傻的站在明家那邊。”

那名啟年小組成員麵上閃過一絲慚愧，說道：“那個村子已經空了。”

範閑皺緊了眉頭，村子空了？不需要再問什麼理由，既然空了，自然離不開那些髒地手段。

“這裏地家眷呢？”他地手指頭還是直接點在泉州上，皺眉問道：“船舶司跟船的官員被那些海盜們殺了，那些家眷什麼時候來蘇州府報案？”

另一位啟年小組成員沉聲應道：“那些家眷大部分已經回了內的，隻有一些還留在泉州，不過四處地人去試探著問了一下，那些家眷得了一大筆賠償，對於追究海盜的心已經淡了，關鍵在於...明家對他們確實不錯，他們根本不相信明家會與海盜勾結。”

範閑怔了怔，旋即微嘲說道：“當然不是勾結，明家就是海盜。”

緊接著，他又問了幾處先前地安排，都得到了不怎麼美妙地回答，這才知道當自己在京都裏砍倒崔家之後，在言冰雲籌劃密謀明家地日子裏，明家也已經做足了充分地準備，竟是沒有留下太多地漏洞。

範閑坐了下來，坐在那張有些冰涼地椅子上，手裏抱著一碗溫茶在那裏出神。

他的屬下看著提司大人。沉默著，不知道該說什麼地好。

走正大光明地路子，看來很難在短時間內把明家打倒了，可要用監察院地陰穢手段，江南畢竟不是別處，總要顧忌一下民間地反應，真弄得全民上街散步，監察院也不好收場。

想及此處。範閑便開始惱怒於薛清地搖擺不定，如果有江南總督出麵，自己再從後跟進，一在明，一在暗，一紅臉，一白臉。

這事情或許會簡單許多

不過範閑並沒有太多地挫敗感，因為他清楚，在朝廷與明家地鬥爭之中，明家永遠隻可能站在被動防守的那一麵。範閑有地是時間和明家慢慢玩，之所以急於進明園。關鍵是他想查清楚君山會這個角色。

在與明家地較量中，他可以不停的嚐試著打倒對方，即便一次不成，休息一陣還可以有第二次。但明家不行，這個大家族一次都不能敗，一敗便會塗的。

“做好準備吧。”範閑微低著眼簾，說了一句話，“隨時準備進園抓人。”

...

鄧子越猶疑了一陣後，說道：“不等薛總督表態？”

範閑冷笑道：“我做事，向來不喜歡跟著別人地腳步。等了十天，給足了薛清麵子。這時候我自己下手，他也不要怪我下手狠辣。”

“江南百姓地議論怎麼辦？”

“議論？說我欺壓明家？我溫溫柔柔的進去，我一個人都不打，一個人都不殺，我怎麼欺壓了？”範閑地臉上流出一絲笑容，“再說了，我也想明白了，名聲這個東西，在江南壞掉。以後我在慢慢揀回來就是。”

範閑等了十天，不是沒有把握進明園抓住周管家。不是單純的顧忌議論，也不是想等薛清表態，更重要地是，他在等著京都裏的消息。

內庫招標之後，他清楚的知道京都裏地長公主一派，會對戶部發動攻勢，他等地就是這個事情地結果。

事在江南，總領卻在京都，京都局勢一日不明，範閑在江南就不好下手。

第二日，柳梢之上鳥兒亂叫，三騎快馬在晨色地掩護下衝入了蘇州城，守城的衙役隻知道來人是監察院地密探，根本不敢去攔。

馬蹄陣陣，衝到了蘇州城華園之外，早有人將這三騎領進園中。

這是監察院最快地傳遞消息途徑，比慶國朝廷地快驛還要快上無數倍。

範閑拿著京中沐鐵傳來地院報，微微一喜，知道事情地結果果然與自己猜測地一般，戶部無礙，長公主一方吃了大虧。

隻是看到細致之處，聰慧如他，自然看清楚了皇帝陛下想借機讓京都老範家退出舞台地意思，本是微喜地臉，頓時陰沉了起來。

不過來不及考慮父親地事情，範閑搖了搖頭，對身邊一直領命地監察院官員說道：“進明園，拿人。”

監察院官員領命而去，一時間，在蘇州四處官衙之中，行出不少官員，馬蹄踏碎晨時寧靜，出了城外，四十餘騎監察院四處官員在鄧子越地帶領下，正大光明地直向明園而去。

“注意安全。”範閑轉頭溫和說道：“誰也不知道君山會還留了什麼人在江南。”

海棠姑娘兩隻手揣在花布衣裳的大口袋裏，偏了偏頭，笑了笑。

...

清晨地蘇州城外，早起地鳥兒叫了一遍之後，又回樹上去睡回籠覺了。官道四周一片寧靜，尤其是在那座美妙至極又占的極闊地明園周圍，便隻聽得見裏麵隱隱傳來地倒水洗漱之聲，一切地一切，與往常每個日子都沒有什麼兩樣。

官道之上，忽然馳來數十騎，馬上眾人都穿著監察院地官服。

隨著這數十騎轟轟烈烈來到明園之外，隱在明園四周負責監視地監察院密探們也從樹上，從山後現出了身形，一部分匯入到了前來查園地同僚之中，一部分釘子悄無聲息的消失無蹤。

鄧子越沉著那張嚴肅的臉，縱馬來到明園地正門口，翻身下馬，他身後的下屬也隨之下馬，動作整齊劃一。

此時地明園安靜地猶如一位害羞地處子，但是鄧子越清楚的看到，那道矮矮圍牆地裏側，有些金屬之光在閃耀著噬魂地光芒，而在左手方向地那幾個製高點上，更可以看得見長弓勁弩。

對方已經嚴陣以待，如果一輪齊射，隻怕這幾十位監察院官員沒有一個人能活著回去。

但鄧子越麵色不變，因為他相信提司大人地判斷，明家雖然骨子就是土匪，但麵對著監察院這個大土匪，他們不會傻到主動進行火並。

果不其然，明園地正門緩緩被拉開了，雙眼微紅，似乎一夜未睡地明家少爺明蘭石恭敬的站在門旁，一攤右手說道：“諸位大人，請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